

批判胡風集團 反動文藝思想

第 二 集

天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

天津通俗出版社

批判胡風集團反動文藝思想

第 二 集

天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

*

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

(天津塘江路 159 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書號【總0165】丙79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3/16 字數65,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1—3,950

定價0.26元

前 言

自從全國展開對胡風反動文藝思想的批判以來，天津文藝界積極參加了這一鬥爭。這裏編印的是幾次“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上的發言和在“天津日報”上發表的批判文章的一部分。

這些文章主要是在思想上，理論上對胡風集團的反動文藝思想進行批判。事實上，自從“人民日報”陸續發表了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已經證明了胡風集團不僅是思想上反動，而且是政治上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由於這些東西寫作的時間較早，大部寫在“材料”發表以前，所以在看法上和提法上不夠深刻，此次編輯成書時除對某些詞句稍作修正外，未作其他補充修改。

潛藏在天津的胡風集團的反革命分子阿壠（陳亦門）、蘆甸、魯藜、李離、王琳等，五年多來，利用了各種機會傳播了反革命的胡風思想和言論。因此，在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我們要繼續加以徹底批判，以肅清他們在天津的反動影響。

編 者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

目 錄

評胡風的“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方 紀（1）

從一個“具體論點”看胡風思想

——駁胡風“關於‘題材’”的謬論……………王昌定（27）

取消黨性原則的胡風文藝理論……………帥約之（34）

胡風主觀唯心論所表現的

無視人民羣衆的態度……………王達津（42）

胡風企圖解除黨的文學武裝

——批判胡風的“作爲參考的建議”……………何 遲（47）

評阿壠的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王昌定（62）

阿壠在爲誰服務

——從“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看阿壠的反動理論……張學新（68）

蘆甸的劇本在爲誰服務

——評“第二個春天”……………王昌定（77）

蘆甸爲什麼要把工人階級寫成“瘋子”和“奴才”

——評“浪濤中的人們”……………艾文會（82）

評胡風的“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

方 紀

胡風是以“現實主義”相標榜，來反對文學中的黨性，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但是胡風自己，從崇拜自發性出發，經過了神秘的不可知論，墮落到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並從那裏發出了惡毒的取消主義的叫喊。他那本“對於文藝問題的意見”書，就是這樣的一種產物。

爲了弄清楚胡風反動理論底實質，我們應該首先弄清胡風的“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看他怎樣在摘引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下歪曲馬克思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一 胡風的“現實主義”

做爲文學和藝術底根本方法的現實主義，是以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做基礎的。全部世界文學發展的歷史，都證明了現實主義的客觀性質。因此，按照通常的理解，現實主義就是正確的反映生活。如恩格斯所說的，“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並且，爲了達到這一目的，“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這裏，首先是在藝術與現實的關係上，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出發點，是按照“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來理解現實主義的。

但是，胡風却從來不是這樣談“現實主義”的。雖然他爲了反對共產主義世界觀，也找出來了“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是反映論”來做盾牌，但反映論在胡風那裏，不是意識是存在的反映，精神是物質的反映，而是意識或精神脫離開物質的存在，去“反映”

或“認識”世界的，即所謂“主觀戰鬥精神”——胡風的唯心主義的實質在此。爲了弄清楚胡風的“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我們應該首先看看胡風是怎樣看待現實主義的。

關於現實主義，胡風有所謂“論現實主義的路”，這是他爲了向馬克思主義做“總清算”而寫的。我在本文所引的，都只限於胡風的“意見書”；歷史文字也只限於他自己在“意見書”裏引用的。因爲一，這是他最近的意見；二，“意見書”裏引用歷史文字也是他重加肯定或發揮了的；三，是他反駁別人的；四，是他上書中共中央的。因此“意見書”裏文字，我們有充分理由看做是他思想觀點的代表。

現在，我們就先來看看胡風的“現實主義”是怎樣的。

在一九三七年，胡風寫道：

如果一個作家忠實藝術，嘔心鑠骨地努力尋求最無偽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夠說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內容的表現形式，那麼，即使他像志賀似地沒有經過大的生活波濤，他底作品也能夠達到高度的藝術的真實。因爲，作者苦心孤詣的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底感應融然無間的表現的時候，同時也就是追求人生，這追求底結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擁合，同時也就是人生和藝術的擁合了。這是作家的本質的態度問題，絕對不是鉅字鍊句的工夫所能達到的。如果用抽象的話說，那就是，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能夠補足作家底生活經驗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的缺陷。（見“意見書”第七頁，重點是我加的。）

關於這一段話，由於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的批評，胡風在其“意見書”中當做“原文提要”作了四點說明和六點辯解——那當然是仍舊肯定這些論點的。但是，無論怎樣辯解，從這一段話裏，任何人都不難看出：要求作家只“忠實藝術”，追求“最能夠說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內容的表現形式”，儘管是“嘔心鑠骨”，以至於口吐鮮血，也不可能“就是追求人生”，就是“作者和人生”

的糅合”的。因為在這裏，胡風把藝術與現實的關係顛倒了，說成彷彿不是藝術是現實的反映，倒成了藝術即現實，藝術即人生；或者如後來胡風集團的“理論家”阿壠所發揮的“藝術即政治”了。

舉例說罷：胡風之所以這樣“忠實藝術”，他的根據是：現實主義“能够補足作家底生活經驗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的缺陷”。不錯，在過去的社會裏，現實主義確曾“補足”過某些作家的“世界觀上的缺陷”。但那是因為一定的歷史條件和階級條件的限制所形成的一定的歷史現象；而不是一切歷史現象，更不是現實情形，因此它首先脫離了歷史條件，是不能拿來做為今天的指導根據的。至於說現實主義還能够補足作家底“生活經驗的不足”，却是胡風的創見——原來胡風的現實主義不是以生活經驗做基礎，倒是能“補足生活經驗的不足”！這不是唯心主義是什麼？

到了一九四四年，胡風又對於現實主義做了新的解釋，並把這段話在他的“意見書”做為辯解加以肯定的引用，這當然也是說，胡風仍然保持了這樣的觀點的。

新文藝底發生本是由於現實人生底解放願望，所謂“言之有物”的主張就是這種基本精神底反映。但說得更確切的是：“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的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示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這裏才現出了真實的歷史的內容，而不止是模模糊糊的“物”了。於是，才能說“為人生”，“要改良這人生”。

然而，為人生，一方面須得有“為”人生的真誠的心願，另一方面須得有對於被“為”的人生的深入的認識。所“探”者，所“揭發”者，須得是人生的真實，那“探”者“揭發”者本人就要有痛癢相關地感受得到“病態社會”底“病態”和“不幸的人們”底“不幸”的胸懷，這種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就產生了新文藝底戰鬥的生命，我們把那叫做現實主義。（“意見書”第二三頁。）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胡風對於現實主義的正面解釋。下面

還有一段，見同書，也是胡風在“意見書”裏引用了來爲自己辯解的：

這種精神由於什麼呢？由於作家底獻身的意志，仁愛的胸懷，由於作家底對現實人生的真知灼見，不存一絲一毫自欺欺人的虛偽。我們把這叫做現實主義。（“意見書”第二四頁）

十年以後，即一九五四年，胡風又對前面一段話加了四點解釋，仍然是說：“一、新文藝是從現實人生底解放願望（人類解放的願望）產生的”，對後一段話，加了許多對待小學生式地教訓人的句法分析，和“當時的感情要求”、“審查制度”等等“抱屈含冤”的辯解，來堅持並發揮了這一“理論”。如果我們不開玩笑，也不要教訓小學生式的句法分析，試問：究竟什麼叫做“現實人生底解放願望”呢？是“現實人生”變成了“解放願望”呢？還是“解放願望”變成了“現實人生”呢？在這裏有沒有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呢？並且究竟是什麼決定什麼呢？雖然魯迅先生也早說過胡風“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現實人生底解放願望”的含糊其詞，無非是胡風把現實當做願望，或者把願望當做現實的主觀唯心論而已。

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新文藝的發生”並不是由於什麼一而二、二而一的“現實人生底解放願望”，而是一定的社會生活的反映。毛主席說：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呢？作爲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毛澤東選集”八八二頁）

因此，十分明白，馬克思主義是把文藝看做現實的反映，而胡風是把文藝看做主觀願望（或精神）的產物的。因此，過了將近二十年，胡風對於現實主義所做的反覆解釋，總不是立腳於唯物論的觀點，而總是把主觀唯心論的“忠誠於藝術”呀，“現實人

生底解放願望”呀，以及什麼“真誠的心願”、“深入的認識”、“獻身的意志”、“仁愛的胸懷”等等做為出發點的。試問，這和現實主義有什麼相干？因此結算起來，胡風的現實主義，用他自己的話說，只能叫做——“主觀戰鬥精神”；而按照馬克思主義，這正是主觀唯心論。

或者胡風會說：我不是說過“這種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就產生了新文藝底戰鬥的生命，我們把那叫做現實主義”麼？是的，說過了，但這也仍然是唯心論的，而且露出了二元論的尾巴。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在內，只能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並且當客觀世界被認識以後，還可以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叫做辯證唯物主義。而在胡風看來，却是兩個世界：一個“主觀精神”世界，這是胡風所肯定的，而這個世界是脫離客觀物質世界獨立存在的；一個“客觀真理”世界，這個世界是胡風所不承認或不可知的，是只能“結合”而不能認識的——這不是道地的唯心論是什麼？

還不得不指出的是，胡風對於“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發生的這種解釋，不但在哲學上是唯心論的，而且在立場上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的。胡風不把“五四”以來的新文藝看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現實的反映，而看做是什麼抽象的、毫無階級內容的“現實人生底解放願望”，這是和他把“五四”運動看做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反歷史觀點——實際是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上的“理論”相一致的。

在這裏，胡風還強以為是地問道：“未必作家不應該抱着有所為的態度忠實於現實麼？”（意見書第二十四頁）是的，作家總是“有所為”的，高爾基老早指出過：“作家是階級的感覺器官”。因此，問題的實質在於：作家為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上？而從胡風對於“具體歷史或現實”的分析上，我們也正好看出了胡風

的“現實主義”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和爲了資產階級的。

二 胡風怎樣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以上是從胡風所反覆引證的幾段歷史文字，以及他自己對於這幾段文字的解釋，來看胡風的“現實主義”的。其實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主觀戰鬥精神”。但是，如果不是他自己在“意見書”裏對這幾段歷史文字加以反覆引證，並繼續做了肯定的解釋的話，誰也會以爲胡風已經改了主意。因爲在他反駁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字裏，又抓到了“真實”做爲武器，來反對共產主義世界觀了。恰恰在這裏，我們就看到了胡風如何進一步發揮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並由此墮入到不可知論的泥坑裏。

胡風的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從“寫真實”開始的。在他引用了斯大林同志說過的“寫真實！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藝術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實，他就會達到馬克思主義”之後，便開始來武斷地歪曲毛主席的話了。胡風寫道：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這是說：現實主義是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方法論）在藝術認識（也是藝術方法）上的特殊方式，馬克思主義包括了現實主義，通過現實主義就會達到馬克思主義的。但如果“首先”用馬克思主義去代替，那就要堵死了藝術實踐，取消了藝術本身。（“意見書”第九頁）

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是反映論，即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方法論），在藝術認識（也是藝術方法）上的特殊方式。猶如真正反映了客觀世界的纔是唯物論，通過藝術特徵真正反映了歷史真實的纔叫做現實主義。我們說這部作品是現實主義的，那意思是：這部作品寫出了歷史內容底真實。在科學的意義上說，猶如沒有“無論怎樣的”或“各種不同的”反映論一樣，不能有“無論怎樣的”或“各種不同的”現實主義的……（“意見書”第十一——十二頁）

在這兩段文字裏，我們不應該只注意其中的個別詞句，而應該整個加以分析。那麼，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主要有這樣四個

地方：第一，胡風把哲學上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用了一個括弧中的“也是”，在認識方法的意義上把它們完全等同了；第二，胡風又用了一個“特殊方式”的術語，也在認識方法的意義上，把哲學上的唯物論與藝術上的現實主義等同起來了；第三，他的這種等同，是以所謂“真實”為前提的，目的在於證明“沒有無論怎樣的”或“各種不同的”反映論和現實主義；第四，胡風的結論：既然毛主席說過，“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那麼，反轉來，現實主義就可以等於或者代替馬克思主義。

那麼，我們必須來研究一下，看看究竟是否如此。

第一個問題——在哲學上，做為宇宙觀來說，認識論和方法論應該是相一致的，即：它們是統一的。列寧說：

依照馬克思底理解，以及據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本身就包含有現今所稱呼的認識論，這個認識論同樣應當用歷史眼光去觀察自己的對象，研究並歸納認識底起源和發展，從不識進到認識的過程。（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主義”莫斯科版第二三頁）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做為認識方法的辯證法，“本身就包含有……認識論”，這是根據了列寧對於辯證法的有名的定義：“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第一九一頁）而來的。也就是說，對於世界的辯證的認識本身，也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因此，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客觀世界不僅是物質的，而且是對立統一的運動着的物質的。這就是唯物論之為辯證唯物論，辯證法之為唯物辯證法，做為統一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學說。

那麼，這在我們看來，不正是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的結果麼？並且做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正是從這一理論出發去繼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因此，這不但是方法，而且是理論；這不能解釋成為——如同胡風那樣，把馬克思主義已經

達到的客觀真理丟在一邊，而把唯物辯證法當作脫離一切歷史條件的“絕對精神世界”的起源，從頭去認識世界。這就是說，唯物辯證法已經是一種世界觀，真理論和認識論，而不僅僅是一種認識底方法。胡風在這裏把它們等同起來的目的，正是爲了抽掉它做爲世界觀的意義，把它做爲僅僅是方法論而加以抽象化，並由此出發去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那麼，在理論和方法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裏，做爲已經認識了的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理論，和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去繼續變革實踐的認識方法上，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不是同一的呢？是不是完全沒有了分別呢？斯大林在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時說道：

爲什麼這個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呢？

因爲它的方法是辯證的，而理論是唯物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四〇——三四一頁）

這樣看來，要想在胡風所說的意義上把它們完全等同起來，顯然是一種有意的混淆；想在這種混淆中，抽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理論指導作用。

但是問題的要點還不在這裏。在胡風爲了抽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而玩弄哲學名詞的時候，又恰好暴露了胡風哲學思想的唯心主義實質。馬克思主義在說到唯心主義在認識論上的根源時，就已經估計到：“在物質世界反映於人類意識中的複雜而多方面的過程中，認識可能脫離、離開客觀實在和自然界”（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唯心主義，第三頁）而墮入到唯心主義。胡風就正是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時，在把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同起來加以歪曲時，離開了客觀世界，把認識當作了主觀感覺或觀念思維的方法。

列寧在指出這種情形時說道：

從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觀點看來，哲學唯心論不過是胡說。相反地，從辯證唯物論底觀點看來，哲學唯心論是把認識底諸特點、諸方面、諸界限之一片面地、誇大的……發展（吹腫、脹大）為與物質和自然分離的、神化了的絕對。（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第二一九頁）

看起來，胡風在爲了反對世界觀的作用，在強調認識底方法時，不正是這樣墮入了唯心論的麼？胡風說：“猶如真正反映了客觀世界的纔是唯物論，通過藝術特徵，真正反映了歷史真實的纔是現實主義”——請問：什麼叫做“真正反映了客觀世界的纔是唯物論”呢？難道唯物論者不是首先承認客觀世界是脫離人底主觀而存在的麼？承認物質世界的第一性，決定性，精神世界的第二性，派生性的麼？爲什麼要到“真正反映了”之後纔是唯物論呢？由此可見，胡風是不承認物質世界的第一性的，而爲了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反映論”的名義下，片面地強調了認識方法時，離開了客觀實際，把認識當做了絕對觀念，暴露了他唯心主義的實質。

我們知道，黑格爾就是把認識當做絕對觀念的運動的，他認爲思維是世界的基礎，因而把世界“倒立”了起來。馬克思在指出這種情形時說：

我的辯證法，在基礎上就不只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並且是它的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維過程——他在觀念的名稱下，把它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界的創造主；現實只是它的外部現象。反過來，在我，觀念不外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位了變形了的物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十七頁）

請看，胡風在抽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認識理論和指導作用時，不是把認識方法——思維過程——觀念，轉化爲“獨立的主體”了麼？當然，胡風和老黑格爾是有區別的，因爲胡風是在爲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時，把認識絕對化了的；而在他的

“認識”中，不唯沒有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世界”，甚至連理性思維都是一概拒絕的。胡風在認識問題上，是只承認感覺的世界、停留在感覺的此岸的。這就是他的“主觀戰鬥精神”的來源。

其次，既然如此，那麼胡風所說的現實主義和唯物主義能否等同起來呢？誰都知道：唯物主義是一種哲學底世界觀或理論；而現實主義，是一種藝術底方法。胡風把兩者混同起來的邏輯，是把現實主義的藝術認識作用，當做了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的；其間的橋梁，叫做“特殊方式”。那麼，現實主義藝術是否具有認識的作用呢？當然，如同哲學上的方法論具有認識意義，現實主義的藝術方法，也具有認識的作用。但問題在於——認識的性質。猶如辯證法脫離了唯物主義世界觀，像在黑格爾手裏那樣，是“倒立着”的（唯心的），因此不能起到最終正確認識世界的作用一樣，現實主義，如果不同革命世界觀相結合，也就會像舊時代的批判現實主義那樣，儘管有時能夠達到高度反映舊世界的真實，但是不能說明生活發展的道路。而只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結合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現實主義，才能認識現實生活發展的規律性，看到生活的必然前途，並如高爾基說的，起到“激發革命的世界觀”的作用。因此，胡風想把現實主義從總是具有一定世界觀和立場的作家身上抽象出來，僅僅當作一般的認識方法，即如是可能的，也是不同性質的，不可能代替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在唯物主義方面說來，方法論並不完全等於世界觀；而在現實主義方面說來，藝術認識也不能等於唯物主義。

當然，胡風會叫人們注意他所說的“特殊方式”。是的，我們注意了。所謂藝術認識的“特殊方式”，不就是通過形象思維，達到集中概括、認識和表現現實的目的麼？如果我沒有說錯，前面所說的現實主義的藝術認識作用，就正是指的這個，也僅僅是指這個。

那麼，即使在“特殊方式”的名義下，能不能用現實主義代替唯物主義、用藝術認識代替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呢？顯然，這是不通的，不可能也不允許的。因此，胡風這樣做，就只能是別有用心之歪曲了。

第三，我們應該來看看胡風所說的“真實”，以及在真實的名義下，到底有沒有“無論怎樣”和“各種不同”的現實主義。

前面說過，真實，只能是按照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所瞭解的，對立統一的，不斷運動、不斷發展着的物質世界；而不是什麼“主觀戰鬥精神”或“絕對觀念運動”。那麼，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真實的概念，然後才能看出真實本身是否包含黨派性，以及它是否與黨性相對立。

胡風是引用了斯大林所說的“寫真實”的，恰好，斯大林自己在說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時，闡明了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的真實。斯大林寫道：

有人說，生活在於不斷的成長和發展，這是正確的：社會生活不是什麼不變的和凝固的東西，它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它是處在永恒的運動中，處在永恒的破壞和創造過程中。無怪乎馬克思說：永恒的運動與永恒的破壞和創造，——這就是生活的本質。因此，生活中總是有新東西和舊東西，生長着的東西和死亡着的東西，革命的東西和反革命的東西，生活中總是有什麼在死亡，同時又總是有什麼東西在產生……

辯證方法說，必須按生活的實在情形來考察生活。生活處在不斷的運動中，所以我們應當把生活當做動的東西，當做既破壞又創造的過程來考察。生活走向哪裏去，生活中死亡的是什麼，產生的是什麼，破壞的是什麼，創造的是什麼——這是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問題。

辯證方法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如此。

生活中新產生的，一天天成長的東西是不可戰勝的，要阻止它的前進是不可能的，它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例如無產階級，既然它已在生活中產生並一天天成長起來，那末不管它今天還怎樣弱，怎樣小，歸根到底是會勝利的。反之生活中死亡的，走向墳墓的東西是必遭失敗的，這就

是說，例如資產階級，既然它在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後倒退，不管它今天還怎樣強、怎樣大，歸根到底是要失敗和走進墳墓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著名的辯證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東西，即日益成長的東西，都是合理的。

辯證方法的第二個結論就是如此。（“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三四——三四二頁）

這樣看來，生活底真實，是存在着矛盾的兩個方面的，即新生勢力的不斷成長，與腐朽勢力的不斷衰亡的，而“真正存在的東西”，是“日益成長的東西”。那麼，做爲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究竟是站在真實的哪一方面呢？而且既然現實主義具有認識的作用，這樣的真實反映到作家的頭腦裏，他究竟是擁護什麼，反對什麼呢？因爲究竟作家是生活在地球上，而且現今還是有階級的地球上。在這裏，難道是沒有“無論怎樣”或“各種不同”的反映論和現實主義麼？而且，在歷史上，不是有無數的事實證明，舊現實主義作家往往只看到裏面的東西的沒落，而看不到新生的東西的成長麼？不正是因爲他們世界觀或階級立場限制了他們的認識麼？

關於這一點，高爾基有一段話，很準確的打中了胡風的要害。

高爾基在致格羅斯曼的信裏寫道：

作者說：“我寫的是真實。”他應當對自己提出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寫的是哪一種真實？另一個問題——爲什麼寫它？誰都知道，存在着兩種真實，而且在我們的世界上，那卑鄙、骯髒的舊真實在數量上是佔優勢的，而另外一種真實却誕生了並且成長着（它必定要使前一種真實死亡）。……如果作者給自己提出了這些問題：他是爲什麼而寫？他肯定了什麼樣的真實？希望那一種真實勝利？（“文藝報”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合刊）

看看，這是不是正好回答了胡風呢？

顯然，胡風爲了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作用，是想要抹煞作家底階級立場，抹煞現實主義的具體歷史內容的。

現在，我們還應該回到胡風所引證的斯大林說的關於“寫真實”的命題上來。我們看看，斯大林是在什麼時候和對什麼人說這話的呢？是在一九三四年聯共（布）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爲了反對“拉普”派而說的；而且主要是針對着當時還沒有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作家而說的。但是，就算這一切歷史條件都不管，單從這話本身，又根據什麼邏輯能够把寫真實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立起來呢？斯大林豈不是明明白白的說，作家通過寫真實達到馬克思主義麼？却怎麼到了胡風這裏，就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變成了妨礙寫真實、妨礙現實主義、“堵死了藝術實踐”、“取消了藝術本身”呢？不錯，胡風也說，寫真實可以達到馬克思主義，但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爲了取消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接受馬克思主義。

這不是很明白麼？如果胡風真要尊重斯大林的話，除了正確的了解“寫真實”外，還應該學習如何達到寫真實，這就是說，如斯大林所教導的，學習馬列主義。

最後，關於第四點，既然胡風引證了毛主席的一句話，用以說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係，那麼，爲了證明胡風的有意歪曲，我們還必須把毛主席這一段話全部徵引下來：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主義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他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